

石德路上

李爾重 著



上海雜誌公司刊行

一 序

羣衆心裏有自己尊重愛戴的英雄，羣衆把那英雄的許多業績和威風，誇大甚或神化；這不是羣衆造謠，是羣衆在生活中體會中有這樣的感覺：這裏的丁慶文雖打槍不準，羣衆願意把他描寫成爲百發百中的槍手，道理就在此。

因爲羣衆把這種光榮，當成自己的光榮；把這種威風當成自己的威風。

羣衆的智慧體現於一身，便是羣衆英雄的智慧。丁慶文的生長，是羣衆組織鬥爭的生長。

我們有許多有名無名的英雄，這英雄是羣衆的階級的民族的精華，這英雄也是羣衆的階級的民族的血汗栽培出來的。

羣衆喜愛自己的領袖，掌握着最高原則；因此，他們會那樣自然地原諒這領袖的缺點而推動他進步。

什麼時候，不論是誰，要把羣衆的發明創造，獨霸起來，馬上就要驕傲，馬上就會脫離羣衆，馬上就會變成最愚笨的傢伙。

我寫這篇東西，是抱着這種心情寫的。

一九四八，十，三十日。



高爾基選集

家	麵	夏	天	胆	奧	愛	英	我	兵	三
	包		藍	怯	羅	的	雄	的		
	房		的	的	夫	奴	的	童		
事	衰	天	活	人	婦	隸	事	年		天
耿	適	雪	尼	李	周	任	以	蓬	俞	費
濟	夷	峯	尼	蘭	克	約	羣	子	亢	明
之	譯	譯	譯	譯	譯	譯	譯	譯	詠	君
譯									譯	譯

上海雜誌公司刊行

上海·漢口·長沙·昆明

上海雜誌公司刊行

詩集·大鼓

紅 燈 籠	李 冰 著
鐵 腳 團 長	白 刃 著
紅 旗·紅 馬·紅 櫻 槍	莎 蘇 等 著
轉 運 翻 身	黎 之 著
他 死 在 第 二 次	艾 青 著
少 女 與 死 神	高爾基等著 似泰譯
×	×
人民英雄董存端	石化玉等著
×	×
自 找 麻 煩	崔 嵬 著

二 楔子

日本鬼子在一九四〇年十月修成了石德路，把河北大平原上的抗日根據地，一刀砍開。一九四二年戰犯岡村寧次出任日寇華北駐屯軍總司令，大修封鎖牆，築碉堡，修汽車路，施行鐵壁合圍，反覆抉剔，挨戶清剿，……種種陰謀手段。平原的抗日戰爭進入了最殘酷最光輝的年代，平原的人民經受了最嚴重最深刻的考驗，表現出中華民族堅韌不拔英雄頑強的氣概。

就在這個年代，石德路上生長出一位大英雄，名字叫做丁慶文。

他是冀南第五軍分區的敵工科副科長，石德路修成之後，敵人倚靠石德路，越來越兇，這時以丁慶文為首成立了石德路工作隊，專門與石德路上的敵偽進行鬥爭，所以丁慶文又叫丁隊長。

在石德路上，提起此人，無人不知，無人不曉。那一帶的漢奸們，咒罵自己的夥伴

時，有一句最不利的话：「你小子這樣損！看你出門碰上了隊長！」

當着敵人四下增兵，要掃蕩石德路一帶時，政府往往通知老百姓早做準備，老百姓總是安然的說：

「不要緊！有我們丁隊長，那個壞種也生不了秧！」

碉堡裏的漢奸們，日本鬼子們，強迫附近老百姓，每日派人去報告情况，這叫做情報員。漢奸們不斷地問丁隊長如何，特別是新到石德路上的漢奸們，普遍聽到這樣地回答：

「丁隊長，可了不得，雙手使槍，百發百中，甩槍掐電線，背槍打雞蛋！……」

「什麼叫背槍打雞蛋呢？」漢奸們問。

「說隊長你不知道呢！你想那丁隊長甩槍能把電線打斷，並不為奇，他的背後百步以內放一個雞蛋，他能隨便把槍向後一指，把雞蛋打個粉碎！真是厲害，說打左眼，不能打到右眼。」

「這末厲害麼？」

「你不信，問問別人都知道！可有一宗，這丁隊長是有德性的，槍不打無過之人，誰要是安分守己，不胡做非爲，丁隊長永遠是不能傷害他的！」

老百姓爲什麼願意這樣說呢？因爲許多存心胡鬧的漢奸，多半是一聽這個話，就老實了一半。

這個工作隊有多少人呢？說起來你們一定不信，信不信由你吧：一共三個人，三枝盒子槍，內有一枝只能單發。別看人少，在敵人心裏覺着，眼裏看着，好像這丁隊長帶着成百成千的人馬在活動，因爲石德路上的死心漢奸，不論什麼時候，不論在什麼地方，都會遭到打擊；也許他白天到某村去了一次，勒了個大頸子回來，到了晚上，就有人在碉堡根下指着名數他今天的罪惡；不然，也許第二天早起時，在窗戶紙上插着一封信，給他個警告。那屢數不改的，有的死在大街上，也有死在送朋友才一邁門限的時候。喊話的報號：「我們是丁隊長的隊伍！」寫信的署名都是丁曉文，打死了漢奸，晚上又要給碉堡上課，說明打死理由，報號也是丁隊長的隊伍。

到後來，石德路上的漢奸們互相勸告着：

「好好地，留點良心，可別惹這位釘子！」

老百姓在敵人鐵路公路溝牆據點的網裏，在層層碉堡的根下，勝利地得到了比較平穩的日子。

三

一九四〇年的十月，石德路就修成了。沿着鐵路，最遠的是一里路一個碉堡，密的地方有的半里路一個，或者更近些。各車站上都住上鬼子兵，各碉堡上不是偽軍就是鬼子。鐵路兩旁不到五六里就是公路，公路上又有據點。敵人爲了捕捉八路軍抗日工作人員，以各據點爲中心，把所有村莊具體分開管轄，每個據點或碉堡管內的村子，每天要報告一次，如果臨時發現了八路軍，要立時報告，如有違犯，輕的打個頭破血流，重的就是死。緊靠鐵路的村子，每天晚上要輪班看守鐵路，從這個碉堡領牌子，傳到下一個碉堡，按時傳到，不能遺誤；各護路人員手持紅燈爲記；手持紅燈平走，就是無事，若

紅燈亂舞，就是有八路軍，各碉堡馬上槍砲齊鳴。

敵人想着把石德路弄成個鐵壁銅牆，讓八路軍抗日工作人員，永不相通。

敵人從一九四〇年夏初，開始修石德路，用兩個裝備優秀的旅團配合駐在各地的敵人，合力搶修。八路軍老百姓，起初，想用一番力氣，把敵人這分割陰謀打住，用幾個主力部隊碰了幾次，雖然互有勝敗，算起總賬來，咱們是不花算的；咱們整個力量，與敵人對比，是敵強我弱，咱們的主力，是發展壯大的本錢，拚消耗，打硬仗，是敵人的希望，只要我們主力拼完，敵人就會勝利，八路軍懂得這個道理，還是執行了毛主席以游擊戰為主以運動戰為輔的戰略方針，不是硬碰硬，而是破壞拖延，老百姓白天被敵逼着去修，晚上，又隨自己軍隊去破，炮火連天，整整經過了半年的鬥爭，最後才修成。老百姓和隊伍都很疲勞，就在此時，敵人利用這新的交通線，運來部隊，進行了殘酷的秋季掃蕩。人們在這種新壓力下，有幾分灰心。

敵人可得意了，每天出來到村子搶奪，起初還三百五百成羣，到後來，三個五個都敢出來到附近村子發歪。不是要東西，就是要修工的人，人們好容易坐在街上高興點，

拿起煙袋抽着，嘍個咯，常是被一陣子發慌的脚步聲給攪亂了。

「快點，躲躲！又來了！」

小孩子們，青年們，再顧不得唱歌了。雞已經吃的差不多了，剩下的雞，一個也不往街上去，雄雞也不叫，牠們只要聽到人一跑，馬上就鑽到亂草堆裏去。村子裏好像才出了喪一樣地安靜，老年人們嘆氣，青年人們發呆。

「這可怎麼好呢！」人們的嘴裏心裏如此說着。

就是在這時候，軍分區派下來了慶文。

丁慶文是河北束鹿縣的人，他的家歸冀中第六軍分區管轄。一九四〇年時，他約模二十三、四歲，中等身材，長圓臉，看不出什麼特別地方。站在一夥青年人裏，他大概是最不惹人注意的一個。他像是沒上過中學，寫出來的字比唸一冬書的人強不多少。話語上，也不像中學生那樣有條理有文化。

他一下來就到了離石德路五里遠的北石村，住在大虎家。天還沒亮的時候，他們三個人摸到大虎的門前，着一個人蹲下，丁慶文登着肩爬過牆去，挨到窗戶跟前，輕聲地

叫着：

「大虎哥！大虎哥！」

「誰呀？」大虎很吃驚。

「我呀！別害怕，我老丁啊，就是破路那會，住你這的老丁，記的不？」

「啊？……啊！丁科長？」

「是啊！開門吧！」

「啊！」

大虎點上棉花油燈，把丁慶文三人引到屋裏，兩個小孩子還在被窩裏，女人披上褂子面朝裏坐着緝懷，尿盆子在地下擺着，屋子裏炭氣味夾着騷味。

「啊呀！丁科長，可把人嚇死啦！」

「怕什麼？」

「別提啦！算糟透啦！咱們隊伍啥時候過來呀？怎麼聽不見信啦？坐下，坐炕上！」

三個人都坐下，兩個小孩抬起頭來望着。女人下地做飯去了。

「隊伍來是來，你想來了咱們能一下子把鬼子掃平麼？」

「平白然是平不了，揍他兩下也老實點啦！你看這還了得，一天三遍兩遍的來，要了這個，要那個，就差沒有要倒喪車（死了人用的那種紙糊的轎車——註）啦！打點糧食卻折蹬折蹬也不够他的——丁科長，你看看吧！男的女的老的少的，都搭拉腦袋啦！」

「你們白衛隊呢？」

「都給人家修汽車道，挖縣界溝去啦！一天不知得去多少人！」

「你看這就沒辦法啦？」

「哼——……」大虎把頭搖了一下，「有辦法，除非隊伍來！……」

丁慶文也就再沒有談下去，一直到吃完了飯，大虎家也沒有說一句話，樣子很不高興。兩個孩子吃完飯，像兩個小狗似的，坐在熱炕頭上去啦。丁慶文要大虎告訴村長，着人給看着外邊。隔壁馬老大娘到大虎這邊借麻衣羅子，闖到屋裏，一看炕上坐着三個生人，扭身就要走。

「大娘，坐坐吧！」丁慶文叫

老太太聽着說話和氣，知道不是漢奸那邊的，轉過身來，直着頸子望了半晌，才顫顫巍巍地說道：

「你們那裏的呀？」

「我們是八路軍，大娘！不用怕！」

老太太一聽立時臉色沉了一沉，鄭重其事地表示特別關切地說道：

「怎麼還來呀？！別鬧啦！弄不過人家！白吃虧！」

說着轉身就走，走了沒有三步，又轉了回來，好像丟了什麼，一直挨到了慶文跟前，把臉伸到了慶文下巴前面，兩眼直勾勾地望着丁慶文，說道：

「隊伍住那兒呢？沒讓他們碰上吧？」

「沒有！老太太放心吧！」

「啊！阿彌陀佛！」老太太慢慢地走了。

這時，村長侯福祿另外還有兩個人進來，侯福祿和丁慶文是認識的，兩下打了個招

呼。侯福祿把跟來的兩個人介紹了一下。一個年長些的，粗墩格子黑臉膛，長着兩個有光不露可是很機伶的眼睛，這就是情報員——也就是敵人那方面的頂名村長——馬漢三。另一個年青的瘦格子的是自衛隊長萬成功。村長三個月前本是個胖臉蛋，現在瘦成兩個坑，額骨顯着高了許多，眼出了兩個窩，未等丁慶文發言，他臉上一臉又苦又累的神氣，像禱告似的問：

「咱們隊伍還不過來麼？」

「怎麼樣？福祿哥？够噲？」

「可真够噲啦！看看咱們自己人心裏也涼快涼快！」

「可真是呢！」馬漢三說：「這傢伙了的，一大把腦袋拴在褲腰上啊！不見吧不行，見了那羣王八蛋，不定那弄的不合心，就給你一頓！」

「你做什麼呢？」丁慶文問，村長笑着答道：

「他當漢奸村長，漢奸情報員，都是他。丁科長，你不知道，才一支應他們就找不着一個合適的人，嘴還得上去，人還得赤膽忠心，還得能打。找來找去，找到了

他。他還算不錯的呢，挨的打不算多，頭上還打了個窟窿呢！要什麼給什麼，那賣老婆賣孩子也供不住他，當偽村長就得能說，他要來硬的，就扛幾下，我們這位『漢奸』就是幹這個的！」

「可真不易！」萬成功補充着。

丁慶文聽說他是情報員，心裏就轉了多少轉。問他在附近偽軍的負責人，部隊人數，內部情形，誰和裏頭有朋友親戚關係，很快知道白王村的碉堡上有個偽軍中隊長姓袁的，就和馬漢三過去熟識。又了解，李石店那裏住着一個警長，錢上最黑，爲人頂壞，一天找老百姓勒索。三個兩個人收到村裏來。

「自衛隊沒人敢整他？」丁慶文問。

「自衛隊洩氣啦，也領袖不動，不頂用啦！……現在可比不得先前！」

「沒一個敢幹？」

「有該沒有？一個人誰幹？！再說幹不好，惹了禍害，老少都罵你！」萬成功說：

「我領着幹行不？」

「……」萬成功乾笑着，像看三歲孩子說拿鋤鏟地。

*

*

*

果然有個漢奸石警長，在李石店一帶登記老百姓，發放「良民證」；若是人人都有了「良民證」，沒有的就不能站腳，八路軍工作人員就不能活動——敵人的目的就是想把八路軍和老百姓分開。良民證要貼像片，照相由警察所給照，值一元收三元，良民證用紙一份三元，手續費一元，一張良民證就得七元，合二斗小米。領良民證要本人親自來領，不定那家的婦女被這個漢奸或過路的日本鬼子相中，他便說你有八路嫌疑，扣起來姦污，老百姓的婦女都不敢去，就得特別花錢。這一張良民證領下來，也許三十元五十元不等。

「這姓石的，可不是中國人種。」柏莊的村長周定邦說。「這小子要在此地住上一年，李石店周圍的老百姓，都不用想活！」

「他都是幾個人出來呢？」

「沒準，頂多二十個人，到近處，有時一人都敢走！」